

抱着父亲回家

□李金明

八年过去了,总想着为我生命中的这个男人写点什么,一拖再拖,终于坐到电脑前,为您,我的父亲写下这些文字。

家四周种有很多的白杨树,房前屋后,生命力很强,很普通。我们村庄里造房子用的檩子,大部分是白杨树。

您无言,恰如白杨树,极其普通,平时话又少,一个沉默寡言的人,家里母亲拿主意,我们与母亲说得更多,也更亲密,印象中只有您憨憨的笑。

但您确不平常,一如白杨树,撑起了我们的家。您在生产队里是壮劳力,是村里干活的一把好手,犁田、耙田和挑担样样精,忘不了您太阳下干农活的背影。您心细,是村里年底杀猪的一把好手,常忆起的是您给白白胖胖的猪去毛的身影。您能吃苦,常言说“人生三大苦,打铁撑船卖豆腐”,为了养活一大家人,您起早贪黑地做豆腐,忘不了劳累后小憩的鼾声。您手艺好,种好麦子、水稻、棉花的同时,还会种西瓜和香瓜,用一篮篮的香瓜换回了我们上学的学费。您还学会做石凉粉,那一碗在夏天里酸酸甜甜的消暑小吃,带来一家大小多少的甘甜……

在您的庇护下,我们慢慢长大,作为您最小的儿子,您给了我生命,也给了我更多的疼爱和期许。在您的期盼下,我改变了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,成为一个城里人,成为“吃皇粮”的人。可惜工作后,也远离了家乡,远离了您,在长大的过程中,在您的注目下,也继承了您一样的农家汉子的不屈和坚韧,学会擦干眼泪,更加地努力。

您更是用您独一无二的方式让我刻骨铭心地记着您:您的忌日是我的生日,您用这种方式来彰显我们的不同关系,让我不仅是您生命的延续,更多的是您的精神的传承。

您抱过我多少次? 我不记得,也完全没有您抱我的记忆。而我,只抱过您一次,是我唯一的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是我刻骨铭心的一抱。那个红色的、温烫的小包袱包着您,我的父亲,我抱着您,您在您儿子的怀里,散了您的热度,淡了您的气息,却将您的坚定不屈的大山一样的性格更深地融进了儿子的血液。

我常想,要是您活着的时候,我抱您,您一定会很羞涩,或许还会红着脸挣脱,但最后也一定坦然心安,会亦步亦趋地由着我,没有丁点犹豫;因为您最终肯定和习惯了儿子的努力和出息。正如您亲手种在家四周的白杨树,已经高高耸立,已经浓荫满地。

您肯定有遗憾,您和我父子一场,但真正在一起的日子不多。小时候您忙,为生存而奔波,老了后长大的我却在异乡,更多留给您的是渐行渐远的背影。在您的目送中,我成了乡村邻居嘴中的好儿子,成了活在您电话本中的儿子……在外地工作的我没能见上您最后一面是我的遗憾,但我却欣慰是我抱着您,成为送您最后一程的人。“爸,您腿脚不好,不用再走路了!”“爸,我带您回家!”……

抱着您,我们一起走向那个名叫茶庵的小村庄。抱着您,我和您一起走向您辛苦了一辈子的土地,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,并将长眠的土地。

白杨树风吹过的哗哗响声中应该有您的笑声,让我在眼泪汪汪中又忆起了您,还有白杨树下您做的那一碗碗石凉粉,无色透明,加糖滴醋后,变得酸酸甜甜的,恰如您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味道,有甜蜜,有芬芳,更有长久留存的种种回味。

父亲 父亲

□刘华

○皮肤

皮肤并不对抗
它接受阳光,也接受夜色
还有风霜
每一块黝黑
反射古铜的光芒
那是他与自然的对话
与生活签订的协议
像两个物种
在一个屋檐下
我不止一次浮在水面观察
也曾越过怀疑的警戒线
可父亲
从不对我们失去热情

○父亲的菜园

他不会心血来潮
去种一行茉莉,或百合
但这并不阻碍
他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
六十余年来,除了种稻
就是种豆
他只求他所需要的
他不在乎汗水
大不了用毛巾擦干
他也不会教我
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土地
温柔地播种,耐心地等待
而是
想吃什么自己到地里去

○劳保手套

那双皲裂的手
如用旧了的橡胶劳保手套
碎屑和泥沙
刷子也刷不干净
他的指间红灯闪烁
而抚摸渐如磨砂
曾有一次
它高举在我倾斜的脸上
教我放弃短暂的自由
搏取一个不可触摸的明天
那一刻,汹涌的波涛
淹没我头顶

○咳嗽怪

半个世纪以来
这头怪物一直潜伏在暗处
跟随父亲走南闯北
用斧头劈开一棵棵松木
以锄头掘出一条条田埂……
在农民与木匠之间
切换身份
此刻
皱纹已嵌入黝黑的额头
它终于露出怪物本性:
堵住喉咙,挥拳砸在胸部……
这疯狂攻击的“咳咳”声
在书页间回荡
如一块巨石坠毁在耳边——
还有什么比这令人惴惴不安的声音
在这人世间

父亲的门牙

□黄小林

父亲已过古稀之年,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,行动很是不便。赶圩虽然不足两公里,步行就得中途休息好几次。端午节前一天,父亲和我视频,又展示了他缺失的门牙,真就是“门户大开”,父亲说是吃苹果时掉的。

父亲的门牙光荣“退休”了,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“蝴蝶效应”——他更宅了,觉得出门不好意思,很丢人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兄弟姐妹们,他们很是不解:人年纪大了,牙齿脱落不是很正常的事么? 又不是去相亲,有什么不好意思。带着不解,我特意回家跟父亲深聊了一次。父亲听说我回去,特意买了很多菜等我。我还捧了一束花回去,父亲很是不习惯:“这花多少钱啊? 有这钱还不如买几斤猪肉回来,我和你妈能吃好几天哩……”我对父亲的反应早有防备,我跟他说:“老爸,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,这是孩子们凑钱送的,表示一点心意。”

于是,父亲欣然接受了鲜花——估计是七十五年来第一次有人给他送花。母亲一边喃喃:“母亲节一束,父亲节一束,老太公不会提意见了。”老年夫妻的日常,或许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:哥哥得了奖状吃了一碗面作为奖励,弟弟得了也吃了一碗。我看氛围已经拉满,就跟父亲攀谈起来:“老爸,父亲节刚好是周末,咱们去哪儿逛逛?”父亲心情很好,说,可以啊,听说你驻的村去年建得很漂亮,我要去看看。

刚好我给村子拍了个宣传视频,马上播放给他看。视频里桃红柳绿,酒旗飘扬,干净整洁的入村大道,路两边的花花草草,还有非遗广场、红色题材墙画、祠堂议事……看得父亲啧啧称赞:“变了,全变了。”我很是好奇,父亲年轻的时候去过这个村子? 父亲点点头,他三十多岁的时候随外祖父到那里做了几个月的木匠。四十年弹指一挥间,父亲已经找不到一点年轻的回忆。我不清楚,对于他来说是兴奋还是遗憾。

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,要选个农闲的时候去看看。我答应了父亲的请求。我甚至有点恍惚,觉得父亲有点像我小时候,吵着闹着要去外祖父家,父亲欣然同意的样子。人世间的些许感受,就如同常开常谢的花儿,总能在诗意的岁月里,留下一圈圈温情的涟漪。

我选了个天气晴朗的日子,安排好了车子,准备回老家接父亲去他心心念念的村子。我还特意准备了参观线路,联络了讲解人,把餐馆和菜谱都准备好了。但万万没有想到,父亲突然说不去了,唯一的理由就是自己的门牙掉了,去了会给我丢脸。

“爸爸年纪大了,牙没剩几个,吃饭时杂音大,和你同事一起,真是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吃饭就是我们俩,没有其他人作陪。”父亲不信,坚称和我一起走在村子里走,会让人笑话,“和一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公在一起,成何体统?”我不禁哑然,父亲什么时候这么生分了,这种生分让我想起了闰土口中的“老爷”。

读初中的时候,父亲时常教育我,不努力读书,就和他一样“晒红背”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父亲讲道理,一般会举例子,那样显得很有说服力,比如在交公购粮的年代,养头猪四条腿要去了四条,种两季稻要缴纳一季的粮食。这样的讲述,让我印象很深刻。我见过父亲惊人的食量,双抢时节的父亲胃口极好,母亲才吃一碗饭,父亲就干了三碗。母亲笑着说:“你爸爸哪是吃饭,那是倒饭。”

父亲的牙掉了不少,但胃口比我还好。我跟他开玩笑,是爷爷当年早早地没了牙齿,才把这口福留给了您。父亲也很赞同:“看来,我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,也是留口福给子孙。”我和父亲的笑声溢满了乡间小道,那种爽朗,比吃了山珍海味还满足。

如今的他,每天早上还要去自留地里转转。听说冬闲田种油菜有补助,他也到村委会要了点油菜籽,沿路种了将近一亩。不知什么时候,父亲也玩起了抖音,他时常到油菜田里拍视频,视频里的父亲笑得如油菜花灿烂,缺失门牙的他快乐得像个换牙的孩子……

